

地方党史資料

名称: 锦州杨仗子矿, 金城纸厂
工人斗争材料

类别:

作者: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錦西楊杖子礦工人罷工斗争

一、东竖坑工人罢工斗争

二、西竖坑工人罢工斗争

三、选矿厂工人罢工斗争

对王庆文回忆录核实意见

一、内容提要：

1. 东豎坑第一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结束和组织领导问题。

2. 东豎坑第二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结束和组织领导问题。

二、核实认定的问题及其依据

(1)关于东豎坑第一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结束和组织领导问题：据楊景周同志回忆說：“1941年秋天东豎坑有个老鬼子，外号叫老馬子，为了延长工时，在門前木樁子上挂上根小鐵道，他什么时候敲鐵道叫工人什么时候下班，有一天工人王純給敲了，工人都跑去給老馬子要工票。老馬子急眼了，把王純扯到屋里揍一頓。反过来王純又把老馬子揍一頓；并且把电话給摔了。后来葛平錦和别的工人把門窗砸开，王純才跑出来。为了教訓鬼子，全坑三百多人罢工了三天，一直到日本鬼子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調走老馬子、取消敲鐵道的制度才上班。”

又据郑庆余同志回忆說：“1941年秋天东豎坑有个老馬子，为了延长工时，在他門口挂了根鐵道，他不敲鐵道不叫工人下班。皆因这个，王純把鐵道敲了，并且和老馬子打起来，把老馬子打个够呛。还罢工了两三天，把老馬子調走了，鐵道取消了，工人才上的班。”

据以上二同志的回忆，与王庆文同志的回忆对照基本一致可以认定。关于东豎坑第一次罢工的組織者在楊景周、郑庆余二同志的回忆中虽然說的不夠明确，但从整个回忆内容与王庆文同志关于东豎坑第一次罢工的一般回忆中說：“王純、葛平錦和大夥一商量：鬼子被打成这个样子，决不会輕易饒恕工人的，怎么办呢？还是葛平錦有主义，他說：人多力量大，法不責众，咱們都給他不上班，好好教訓他一頓；大夥嗚嗚一声对，誰也不給他干了，說完全坑三百多人回伙房的回伙房，回家的回家。”相对照，也可以看出罢工的組織者是王純和葛平錦，所以也可以认定。

(2)关于东豎坑第二次罢工的起因、经过及其领导问题：据楊景周同

志回忆說：“老馬子調走后，1941年秋天又調來东豎坑两个鬼子，一个叫大平，一个叫錢业。这两个小子为了打击中国人，又招来不少朝鮮人。朝鮮人的把头叫金川。金川会說日本話，鬼子很信任他。所以日本鬼子决定叫中国人都去当运搬工，叫朝鮮人打眼。中国人更会弄，把机头給塞上砂子，大风門給閉了，造成机头不能开车。皆因这个金川时常叫鬼子罵一頓。金川拿工人出气，把一个工人打的头破血流。这时葛平錦和刘天录把人找来不少，和大夥商量怎么对付金川。刘天录說：金川是个二洋鬼子，咱們大夥非得教訓教訓他不可。工人都同意他們两个的意見，把金川逮住打个鼻青脸肿的。金川把这个事儿告訴了大平，大平就帶一帮鬼子去打工人，工人火了，葛平錦、刘天录和大夥一商量决定再次罢工，坚持两个来月，全坑内都^止停~~生~~产了。鬼子派关东軍鎮压都沒鎮压了，一直到答应工人的要求：不隨便打罵工人；改成三班作业；罢工期間的工資照发；另外又长了工資，把金川大把头調走了，（也有人說是跑了），才上的班。”

又据郑庆余同志回忆說：在1941年的秋天，东豎坑的工人又和朝鮮大把头金川打了一架。因为这些工人把机头給塞上砂子，风門給閉上，朝鮮人干不出活来，金川打了工人，大伙房的工人刘天录、葛平錦就組織一批人把金川給打了，日本人要打大伙房的工人，全坑300名工人就罢工了一个多月到两个来月。派关东軍鎮压也沒鎮压了。最后，只好答应工人的要求：給长了工資；改成三班作业；答应再也不打工人了，罢工那些日子也照发了工資，工人才上了班。

据以上二同志的回忆与王庆文同志的回忆录相对照，基本一致，可以認定。

核实人：刘士斌

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

王庆文同志关于楊杖子东竖坑工人斗争回忆录

（按王庆文同志，系中共党员，工人出身，现任索道车间检修队队长。他于十六、七岁（大约1941年左右）就在东竖坑下苦力，以后又到索道学技术，一直到光复。

1941年秋天，那时我十六、七岁，就在东竖坑干活——扛钎子。那时候，东竖坑都是刘福山、~~咬~~金山两个大伙房的工人。刘福山一个伙房就有一百六、七十个人。大多数都是关里人。

哎！那时候工人的生活艰苦极了。每天吃的是橡子面，发黑成坨的包米面，穿的是綫布。挨打受罵是家常便飯。在1941年有一天，~~咬~~金山伙房的一个工人，无緣无故的就被鬼子打了一頓，打的白布衫变成了紅布衫。每个工人見了都痛苦的流泪，气憤的眼紅。

东竖坑有个日本鬼子主任，外号叫老耳馬子。这小子对待工人最殘酷。他叫工人两大班作业，每班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还經常加班加点，一干就是二十几个小时。工人因飢餓和困乏，干不出活来經常挨打挨罵。有些工人經不起这种折磨，就跑到別处去找生活的出路，可是，到那里工人也是照样挨餓受欺。有些人为了一家子吃上一碗稀飯，再苦也得干下去。工人对鬼子、对把头的仇恨，日益加深，他們再也不能忍受那种痛苦了。人們天天盼日本鬼子垮台，滿州国翻过来，在工人口头中流傳着一首歌謠：“日本話，不用学，过去三年用不着。”暗地里常常听到有些人讲八路軍的事儿，都非常高兴。但究竟八路軍什么时候来呢？誰也不知道。

一班干二十个小时活，日本鬼子也不滿足。1941年有一天老耳馬子又想出来一个剝削工人更毒辣的手段——在他办公室的門前挂了一根牛小截鐵道，他規定，他什么时候敲鐵道，工人什么时候才能到他办公室里去取工票——下班如果不取工票就走，等于白干一天。提前去取工票也要挨奏。

工人知道了这种規定，眼睛都气紅了。有的說：“这簡直是要把咱們都累死了，日本鬼子才能干心。”

王純是个打眼工人，当时二十多岁。心直性耿，皮气粗燥。这个年轻人因为家里貧寒，十几岁就来到矿山卖苦力，吃尽了苦头儿。日本鬼子这种殘暴行为，使他在也不能忍受了。他大声的罵：“有日本鬼子你就別想得好！”葛平錦也是个打眼工人，家在关里，被把头招工招来好几年了，矿山上的苦头已經吃够了。鬼子的这种規定，气的他說不出話来，但是他还是用他那常罵鬼子的一句話，“他娘个辰的，还叫人活着不！”“有日本鬼子你就別想活着！”王純大声的罵着。人們吵吵嚷嚷的說啥的都有。

人們按下班的时间都来到了井口，因为老耳馬子还没敲鉄道，誰也不敢去取工票。虽然餓得肚子咕咕直叫喚，还得焦急的等着。王純看到了这种情形，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气冲冲的从人群中跳出来，大声的罵：“一个媽的，他不敲我去敲！”跑到老耳馬子門前，就把鉄道猛敲了一頓。大夥听到了敲鉄道，都呼呼的去找老耳馬子要工票。

老耳馬子見到了这种情况，就从屋里跑出来，大声的問：“誰的干？”“我的干”王純也大声的回答。老耳馬子的眼珠子都要气冒了，上去一把抓住王純的衣領，扯到屋里去，就是几个大耳光子。王純被打倒了，葛平錦和別的工人都要冲到屋里去营救，可是老耳馬子把門窗都已經划上。急的大夥狠勁敲門砸窗戶。这时王純从鬼子身底下一翻身就翻过来了。他狠勁的向鬼子拳打脚踢。王純稍一緩勁，鬼子站起来了。王純急忙拾起个洋桶，扣在鬼子脑袋上了。然后用劈柴半子往洋桶上狠勁敲打，鬼子被震昏又倒下去。葛平錦看桌子上有一台电话，怕鬼子醒过来往憲兵队打电话，就对王純大声的喊叫：“电话！你把电话給他摔了！”王純恍然大悟，趁鬼子采不及緩把，便把桌子和椅子都压在了鬼子身上。然后，抓起桌子上的电话，狠狠的往地下一摔，摔个粉碎。这时候，葛平錦已經把窗戶砸开，王純从屋里逃了出来。

王純、葛平錦和大夥一商量，鬼子被打成这个样子，决不会輕易饒恕工人的；怎么办呢？还是葛平錦有主义，他說：“人多力量大，法不責众，咱們都給他不上班，好好教訓他一頓”。大夥響應一声：“对！誰也不給他干了！”說完全坑三百多人同伙房的同伙房，回家的回家。

老耳馬子爬起来之后，工人一个不在了。他連痛帶氣，渾身发抖。要往公司里打電話，電話已經被摔个粉碎。没办法，只好亲自跑到公司里作了报告。公司里一研究，要把王純抓起来；但是，又怕因此引起工人坚持不上班。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叫把头挨門逐戶的去請工人，但工人誰也不上班。工人都說，要叫工人上班，必須把老耳馬子調走。取消敲鐵道的制度，鬼子没办法，只好答应工人的要求，工人罢工了三天才上了班。

王純怕在东豎坑干下去吃鬼子的亏，就跑到长春去了。以后沒有消息。

老耳馬子調走了，1941年秋天又新調来两个鬼子，一个叫大平，一个叫錢业。为了有計劃的打击罢工的工人，他們又招来許多朝鮮人苦力；把头也是朝鮮人，叫金川。金川这小子日本話說的好，日本鬼子很信任。

鬼子虽然换了，但鬼子总还是鬼子，他們沒有忘記替老耳馬的報復^{工人}。有一天，大平和金川翻了一陣話，就叫鬧事的这些工人都去撓毛石，把机头全交給朝鮮人打眼，因为打眼这个活比撓毛石省勁；另外，他們認為朝鮮人在金川把头的看管下也比較可靠。但是工人都一条心，中國人和朝鮮人串通起来，把机头給塞上砂子，风管子上的大风門給閉上，造成机头不能开火。干了二十多天也沒放过一次炮。鬼子問，就說机头不好使，风泵沒有风。大平一見没有办法，就把金川叫去臭罵了一頓。金川挨了罵，沒处去发洩，就打罵工人。有一天，他把一个工人打的头破血流。中国工人葛平錦和刘天录，看到了这种情况，都把脸气个通紅。他們两个找来几个工人一研究，說金川是个二洋鬼子，隨便打罵工人不能让他。并把金川打人的事儿，由刘天录、葛平錦向当班六十多名工人介紹了，把工人个个气的眼紅。葛平錦說：“咱們要跟金川干干，看他能把咱們怎的。”說完，他把手一招，六十多名工人都去找金川。金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还没等他醒过腔来，就叫工人拳打脚踢的揍了一頓。金川見事不妙，撒腿就跑，跑到大平那里作了报告。大平气的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和手下几个鬼子，把一^一啣^啣，一群狼似的就向工人捕采。可是到跟前，見工人各个眼都瞪得溜圆，也沒敢伸手。这样一来工人的勁头更足了，葛平錦、刘天录和大夥一商量，决定再次罢工。当

班的六十多名工人分成三夥，把工人上班的路口全都把守上。每个人手里都拿一根洋镐把，铁耙子或者是钉棒子。一夥到达矿后山，一夥到白沙河，一夥到疏麻窑后山。把上班来的工人都迎回去了，和把头有交情的那些工人坚持上班都被打回去了。这次全坑的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两个来月，坑内全部停工了。

日本鬼子一看也没有办法了，最后想了一个花招——要和工人谈判。还说他们搞了什么好的酒席，要请工人吃饭。可是那个工人也不去。知到他们没有好道。但是，为了向鬼子提出一些要求，工人还是派葛平锦参加了谈判。另外就是一些把头参加了。会是在公司院里劳务系办公室开。当这些工人走进了会议室，看桌子上摆设了不少好吃的东西。但葛平锦连理也没理。当人们都进到屋里，坐下来以后鬼子把门关上，把灯关了。随着便从桌子底下抽出“二人”夺大刀，就使劲的向这些中国人砍来，砍得乱喊乱叫。

刘天录带领一些工人，早就在这会议室不远的地方准备好了，听到喊叫声，就急速的跑来。用大石头、大木头把这会议室的门窗全都给砸开，这些被害者全部跑出来。

鬼子这一招没有成功，不但没有吓倒工人，反而激怒了工人，更不上班了。

鬼子又采取了毒辣的手段，派来了关东军镇压，抓去一些工人过电，灌辣椒水，但工人还是坚持不上班。在伙房住的呆着，在农村住的家打柴。

日本鬼子一看，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抓起来的工人放出来，又宣佈和工人谈判。刘天录、葛平锦和大夥一商量，认为把鬼子已经打击个够呛了，为了大家的生活，要向鬼子提出要求，恢复谈判。工人的要求有五点：①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②取消日本人、把头随便打骂工人逮捕工人的权利；③两大班作业要改成三八制；④要给全体工人增加工资；⑤要把韩国

人金川大把頭調走。工人的要求提出之後，鬼子全都答應了。因為兩個月的停工對他們打擊的太重了。如果他們不答應工人的要求，罷工再堅持下去，連他們的上級也不會讓他們。工人上班之後，改了三班作業；工資全都長了，有的長一元，有的長五角，包米面子叫工人吃飽。金川沒等鬼子調，自己就跑了。

但是，從表面上鬼子服了，答應了工人的一些要求，可是他們又採取了另外一種辦法，對工人進行了報復。就是把本坑的中國工人全部調到老底——最深的中段去干活，叫朝鮮人在上部中段干。在老底干活，不但上下梯子費勁，而且由於岩石松軟也最危險，水還大。工人對鬼子的這種手段，簡直恨之入骨。於是他們也想出對付鬼子的辦法——要把鬼子弄死幾個。

有一天，劉天錄和大夥一商量，要把大平用炮崩死。他們研究的辦法是：把天井的風管子里裝上炸藥，按上雷管，因為大平每次下坑都先上天井；他們定下信號：把頭采敲一下鐵管子，鬼子采敲兩下，鬼子上去就把炸藥點着，叫他粉身碎骨。

他們準備好了，就聽到坑道上的鐵管子響了兩下。劉天錄听听動靜，知道大平上來了，他就把導火綫點着了。大平手提個大棒子，走上了天井，但是他已經到了掌子頭炮才響，把風管子全部崩斷了。大平雖然吓了一跳，但是沒有崩着。於是他氣沖沖的問劉天錄：“為什麼炮的給？”劉天錄急中生智說：「把頭太壞了，我們要崩死他的干！」大平氣的直哆嗦，舉起棒子要打劉天錄，可是劉天錄一手給擋住沒打着。大平又要伸手，尋思尋思也沒敢，怕工人從天井上把他推下去。又一想，崩的是中國把頭，慢慢的也就退了氣。

大平沒崩死，大夥都後悔，悔的是太冒失了。劉天錄說：“這要是真給崩死了，鬼子找上來可怎麼交待呀！”雖然這樣，但大平可害怕了，從那以後總也不敢下坑了。

他不下坑，又想个别的办法，叫小鬼子钱业下坑。钱业这小子年轻，狗屁不是，挺性性的，见工人张口“八嘎”闭口“混蛋”的，有时候还动手动脚的好打个人。刘天录、葛平锦又憋不住气了，一商量，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鬼子。于是，他们在天井上按了个翻板，表面上看，是工作用的脚踏板，实际板子底下是个活撑木。他们把翻板准备好了不久，就听到坑道上响了两下铁管子，知道这是钱业来了。葛平锦操起机头，刘天录拿起针子，都假装在干活。钱业往天井上上的时候，他们都假装不在意，把机头弄个山响。钱业象个小牛犊子似的往上爬着，累得通身是汗，当他双脚往翻板上一踏的时候，他下子就翻过去了，连板子加人一起掉进漏斗里去了，把小鬼子摔的嘎嘎直叫。刘天录和葛平锦停下了机头，两个人吵吵嚷嚷的好象很慌张似的；一个人去报告，一个人去漏斗去往外拉钱业。刘天录到漏斗里一看，钱业浑身血糊糊的，象个血人，又象个泥人，后来，鬼子接到了报告，下坑很多人把钱业运到了坑外，送进了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肋骨摔断了一根。

日本鬼子对这件事很重视，对现场进行了检查、分析；把葛平锦、刘天录好一顿打，追问他们事故是怎样发生的。他们两个原说：“坑下没有好坑木，都是找的被炮崩了好几次的破木头打撑，机头一震就有脱落的危险，钱业掌柜的上去一用力一踩，就掉下去了。鬼子一听，工人说的也有道理，但他还是把工人臭骂一顿，才了完事儿。

鬼子挨了几次教训，都不敢下坑了。这下子工人破坏生产和磨洋工可得劲了。到坑内打眼工把机头往那一支，就呆着。到下班时也得火药，倒来往洋桶里一装，点着往水坑子里一扔，听个响就得了，运碱工把坑道上的废石打扫两车弄到矿外，把找出的废石收起十几堆，把新出的两车废石往上面撒一层，也都象新出的毛石，鬼子一过堆数就得。这样干了两三个月。天长日久，鬼子也就看出问题来了，每天见小堆就不少，可是大堆就不见起。有一天，鬼子便到坑内去检查，发现装铅锌的大溜子还有一百多吨矿石，就命令工人一棍，把这些矿石把它运出去，令工人把它运出去，岂不是费刀不讨好？他们一商量，还是不干。并且研究个办法，要把大溜子给他崩塌了。第二天，他们把大溜子的四个柱角，全

給按上了雷管和炸藥，大雷子崩擊之後，礦洞堵滿了坑道，造成礦車不能通行，影響生產半個多月。日本鬼子問是怎么壞的，工人說：“礦石裝多了，漲的，把雷子修好不久，工人又把坑內400多米的鐵管子全給崩落架了，影響生產一個半月。日本鬼子錦田主任，把公司的鉗工都調到東豎坑去修復風管子。

日本鬼子對這些工人感到非常頭痛，最後想出了一個辦法：把這些工人給調散了。有的調到大北嶺，有的調到寺前，有的調到六十五米坑。但是，這些工人到那里就跟那里的鬼子去打。調到大北嶺去的工人經常跟國兵打架。

回憶人：王慶文

整理人：劉士濱

对楊景恩回忆录的核实现見

一、內容提要：

(1)东豎坑第一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結束及其組織领导問題。

(2)东豎坑第二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結束及其組織领导問題。

二、核实现認的問題及其依据

(1)关于东豎坑第一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結束及其领导問題：据王庆文同志回忆說：“东豎坑有个日本鬼子主任，外号叫老耳馬子。他叫工人两大班作业，还經常加班加点，一干就是二十几个小时。一班干二十几个小时活他也不滿足。1941年的秋天在他門前挂了根牛截鐵道。他規定：他什么时候敲鐵道，工人什么时候才能到他办公室去取工票，如不取工票就走，等于白干一天。王純看到了这种情形，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冲出人群就給敲了鐵道。老耳馬子的眼睛都要气冒了，抓住王純的衣領，扯到屋里就是几个大耳瓜子。王純返过去把老耳馬子給打昏过去了，电话也給摔了。王純、葛平錦和大夥一商量：鬼子被打成这个样子，决不会輕易饒恕工人的，怎么办呢？还是葛平錦有主义，他說：“人多力量大，法不責众，咱們都給他不上班，好好教訓他一頓”。大夥嗷嗷一声：对，誰也不給他干了。說完全坑300多名工人回伙房的回伙房，回家的回家。公司里一研究要把王純抓起来，但是又怕引起工人坚持不上班。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叫把头挨門逐戶的去請工人，但工人誰也不上班。工人都說：“要叫工人上班，必須把老耳馬子調走，取消敲鐵道的制度”。鬼子沒有办法，只好答应工人的要求，工人罢工三天才上了班。

根据王庆文和郑庆余二同志的回忆，与楊景恩同志的回忆基本一致，可以認定。

(2)关于东豎坑第二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結束及其领导問題：据王庆文同志的回忆說：老耳馬子調走了，1941年秋天又調来两个鬼子，一个名叫大平，一个叫錢业。为了有計劃的打击罢工的工人，他們又招来許多朝鮮人苦力，把头是个朝鮮人叫金川。有一天，大平和金川翻了一陣話，

就叫鬧事的这些工人都去撬毛石，把机头全交给朝鮮人打眼。但是工人都是一条心，中国人和朝鮮人串通起来，把机头給塞上砂子，大风門給閉了，造成机头不能开车。大平一看没有办法，就把金川叫去臭罵了一頓。金川挨了罵沒处发洩，就打罵工人。有一天，他把一个工人打的头破血流，中国工人葛平錦、刘天录和几个工人一商量，說金川是个二洋鬼子，隨便打罵工人不能让他。葛平錦說：咱們要跟金川干干，看他能把咱們怎么的！說完他帶60多名工人去找金川，把金川拳打脚踢揍了一頓。金川告訴了大平，大平帶領手下的鬼子和把头向工人捕来，但沒敢伸手。这样一来工人的勁更足了，刘天录葛平錦和大夥一商量决定再次罢工。当班的60多名工人分成三夥，把工人上班的路口全都把守上，把上班来的工人都迎回去了。这次全坑300多名工人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两个来月，坑内全部停工了。鬼子要花招要和工人談判，用二人夺大刀砍工人代表，又派关东軍鎮压工人也沒鎮压了。日本鬼子也沒鎮压了，只好答应了工人的五項要求：①罢工期間的工資照发；②取消日本人把头隨便打罵工人、逮捕工人的权利；③两大班作业要改成三班制；④要給全体工人增加工資；⑤要把韓國人大把头金川調走，工人这才上了班。

根据王庆文和郑庆余二同志的回忆，与楊景崧同志的回忆基本一致，可以認定。

核实人：刘士斌

楊景恩同志关于楊杖子矿东窑坑工人斗争回忆录

（按：楊景恩同志系中共正式党员，岳家沟矿运输工段长，该同志内满时在东窑坑当过运输工人）。

内满时候，东窑坑有个老鬼子，外号叫耳馬子，也有人给他叫兔子。这小子最坏，他为了延长作业时间，在1941年的秋天，在^他門前木棒子上挂了一根小铁道，他什么时候敲铁道，工人就什么时候下班。不敲铁道就走，等于白干一天，有一天，工人王純把铁道给敲了，工人都跑去給老耳馬子要工票。老耳馬子問是誰敲的铁道，王純說是他敲的，老耳馬子急眼了，把王純扯到屋里揍了一頓。返过来王純又把他揍了一頓。并且把电话給摔了。后来葛平錦和别的工人把門窗給砸开，王純才跑出来。为了教訓鬼子，全坑三百多人罢工了。工人說：要想叫工人上班必須把老耳馬子調走，和取消敲铁道的制度，不然怎的也不上班。鬼子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工人罢工三天这才上了班。

老耳馬子走后，1941年的秋天又調来一个大平，一个錢业。这两个小子更坏，为了打击中国人又招来不少朝鮮人。朝鮮人的把头叫金川。金川会說日本話，鬼子很信任他。所以日本鬼子决定叫中国人都去当运搬工人，叫朝鮮人打眼。但中国人更会弄，把机头給塞上砂子，有的朝鮮工人也这样干，造成机头不能开车，有的人把风管子的大风門还给閉了。皆因这个，金川时常叫鬼子罵一頓。金川就拿工人出气，把一个工人打的头破血流。这时候葛平錦和刘天录把工人找来不少，和大夥商量怎么对付金川。刘天录說：

“金川是个二洋鬼子，咱們大夥非得教訓教訓他不可。工人都同意他們两个的意見，把金川逮住了，打个鼻青脸肿的。金川把这个事告訴了大平，大平就帶一帮鬼子去打工人，但工人可火了，葛平錦、刘天录和大夥一商量，决定再次罢工，工人分了好几夥，拿着耙子、^铁錘、^铁錘子等，把各个路口都卡上，不叫工人上班。坚持两个来月，坑内都停止生产了。

鬼子为了打击工人，想出了个詭計，要和工人談，連把头帶工人的去了几个，傍黑的时候，鬼子門上門，閉了灯，把工人好打。后来刘天录帶着

工人才把他們救出來。後來鬼子又派關東軍鎮壓，也沒鎮壓下去，工人還是堅持罷工。

鬼子再也想不出別的方法來了，就宣佈和工人再談判，全部答應了工人的要求，不隨便打罵人；改成三班作業；罷工期間的工資照發；另外又長了工資；把金川大樑頭騙走了（也有人說是跑了）。工人都長了不少錢，有的長一元，有的長五角。

复工以後，把中國人都調到老底去干活，到了老底，工人又用炮崩了一次大平，沒崩死，又在天~~三~~井上翻了一次錢業，摔斷一根筋骨。這都是劉天景他們搞的。把坑內鐵管子好幾百米都給崩落架了，大樑子也給崩塌了。後來這些工人叫鬼子給分散了，調那去的都有。

回憶人：楊景崧

整理人：劉士斌

一、内容提要

(1)东窑坑第一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结束及其组织领导问题。

(2)东窑坑第二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结束及其组织领导问题。

二、核实的問題及其依据

(1)关于东窑坑第一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结束及其领导问题：据王庆文同志回忆說：“东窑坑有个日本鬼子主任，外号叫老耳馬子。他叫工人两大班作业，还經常加班加点，一干就是二十几个小时。一班干二十几个小时活，他也不滿足。1941年的秋天，在他办公室門前挂了一根小鐵道。他规定：他什么时候敲鐵道，工人什么时候才能到他办公室去取工票，如果不取工票就走，等于白干一天。工人王純看到了这种情形，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冲入人群就给敲了鐵道。老耳馬子的眼珠子都要气冒了；揪住王純的衣领，扯倒屋里就是几个大耳瓜子。王純返过去把老耳馬子給打昏过去了。电话也给摔了。王純、葛平錦和大夥一商量：鬼子被打成这个样子，决不会輕易饶恕工人的，怎么办呢？还是葛平錦有主义，他說：“人多力量大，法不責众，咱們都給他不上班，好好教訓他一頓！大夥嗚嗚一声：对！誰也不給他王法！”說完全坑300多名工人回伙房的回伙房，回家的回家。公司里一研究，要把王純抓起来，但是又怕引起工人坚持不上班。工人都說：要叫工人上班，必須把老耳馬子調走，取消敲鐵道的制度，鬼子沒有办法，只好答应工人的要求，工人罢工三天才上了班。

根据王庆文和楊景崧二同志的回忆，与郑庆余的回忆录基本一致，可以认定。

(2)关于东窑坑第二次罢工的起因、经过、结束及其领导问题：据王庆文同志的回忆說：“老耳馬子調走了，1941年的秋天又調来两个鬼子，一个叫大平，一个叫錢业。为了有計划的打击罢工的工人，他們又招来許多朝鮮苦力，把头也是朝鮮人，叫金川。有一天，太平和金川

翻了一陣話，就叫鬧事的這些工人都去擡毛石，把機頭全交給朝鮮人打眼，但是工人都是一條心，中國人和朝鮮人串通起來，把機頭給裝上砂子，大風門給閉了，造成機頭不能開車。大平一看沒有辦法，就把金川叫去臭罵了一頓。金川挨了罵沒處發洩，就打罵工人。有一天，他把一個工人打的头破血流。中國工人葛平錦、劉天錄和幾個工人一商量，說金川是個二洋鬼子，隨便打罵工人不能計他。葛平錦說：“咱們要跟金川干干，看他能把咱們怎樣的。”說完他帶60多名工人去找金川，把金川拳打腳踢揍了一頓。金川告訴了大平，大平帶領手下的把头和鬼子向工人捕來，但沒敢伸手。這樣一來工人的勁更足了，劉天錄、葛平錦和大夥一商量，決定再次罷工，當班的60多名工人分成三夥，把工人上班的路口全都守上，把上班來的工人全都迎回去了。這次全坑300多名工人罷工堅持了一個多月兩個來月，坑內全部停工了。鬼子要花招，要和工人談判，用二人奪大刀砍工人代表，又派關東軍鎮壓工人也沒鎮壓了。日本鬼子一看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了工人的五項要求：①罷工期間的工資照發；②取消日本人、把头隨便打罵工人、逮捕工人的權利；③兩大班作業要改成三八制；④要給全體工人增加工資；⑤要把韓國大把头金川調走。工人這才上了班。

根據王慶文和楊景樹二同志的回憶，與鄭慶余同志的回憶錄相對照基本一致，可以認定。

核實人：劉士斌